

忍

日本·文化系列



生于黑暗的军团

叶宗翰·著

夜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日本·文化系列

生于黑暗的军团

叶宗翰·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于黑暗的军团——忍者 / 叶宗翰著.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0.1
ISBN 978-7-5057-2656-7
I. ①生… II. ①叶… III. ①武士-简介-日本
IV. ①K31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8178 号

书名	生于黑暗的军团——忍者
作者	叶宗翰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700×1000 毫米 16 开本 16.75 印张 140 千字
版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2656-7
定价	34.8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1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黑色装束、飞檐走壁、跨河越城、烟雾弹、手里剑，身手若魅、灵动如鬼……这就是忍者。

黑影里的舞蹈，无声中的狂啸。他们与黑暗共生，隐忍、神秘，用心计扭转乾坤，借咒语激发潜伏在内心深处的力量，出其不意，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此后却连背影都看不到……

忍者的危险首先来自雇主。这些阴险毒辣的社会头面人物在不择手段达到目的后，怕内幕泄露，往往将执行任务的忍者杀死灭口。

序言

伊贺、甲贺与忍者

忍者，这个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武装团体，一直以来在民间传说及文学作品中都带有极其浓重的神秘色彩。

忍者有很多流派和产生地，最有名的两大圣地是伊贺和甲贺。

忍者发源地之一的伊贺，离京都只有八十公里，自古以来就被称为“隐秘之国”，这个地方除了翻越山口进入之外，再无他路可通。

与伊贺仅一山之隔的另一个忍者发源地——甲贺，却是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番景象。这里地势开阔，北临琵琶湖，几乎与近畿以东的各国道路全都相通，与伊贺隐秘的地形大异其趣。

虽然这两地的地形不同，却都曾被工于各种战争秘术的武士集团，也就是一直以来蒙着神秘面纱的、传说中的黑暗武士——忍者们所占据，是日本忍者最负盛名的两大发源地。在这两国中，曾经存在着大量的庄园，还有分布于各地的各类修验道场。在那些居住者中，精于草药采制者很多，擅长使用火药的也不在少数，还有长于锻冶的家族，甚至还有擅长表演和歌舞的团体。

除了上述地理和技能上的原因使得这两处能产生忍者集团外，最重要的一点其实是政治原因：在这两地，没有一个可以与这些地方势力集团实力相当的、能让忍者集团投靠其麾下的大领主。

因此，忍者集团产生了。忍者集团最初的本质，就是不隶属于任何一个领主的地方武士小集团联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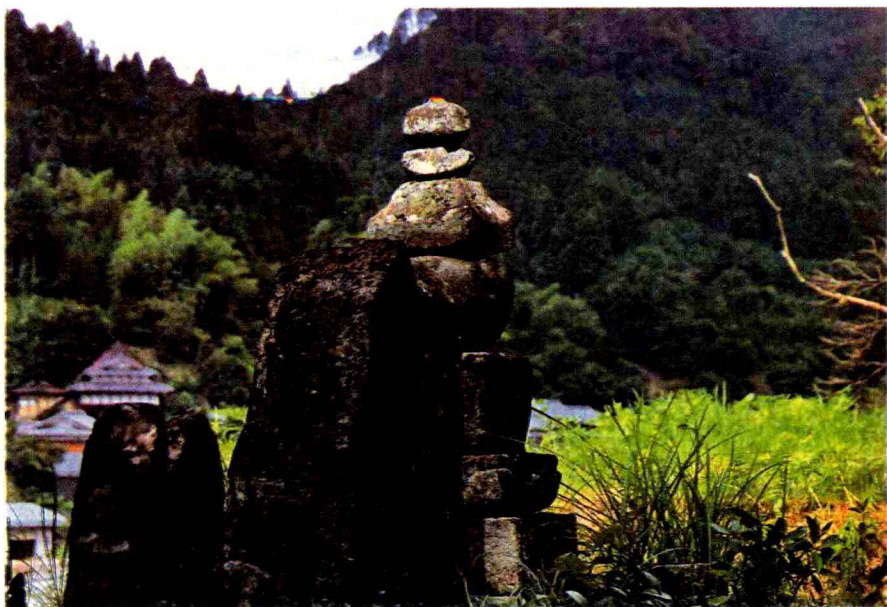
在伊贺，有着以东大寺为中心的众多地方势力的庄园；而甲贺则又有京都的神社、佛寺领有的庄园，甚至有摄政、关白家领有的庄园，因此这两地庄园的归属关系都相当复杂。

其中的伊贺忍者，其实是从所谓的“恶党”演变而来的。

“恶党”，日本历史上是指从镰仓幕府后期到南北朝期间一直为统治者所镇压的地方武装势力以及零散的武装农民。当然，今天我们说这个名词的时候，已经没有了褒贬的意义，只是习惯性地沿用了那个时代的称呼而已。

位于南伊贺与大和国境线上的笠间峠和黑田庄（三重县名张市），都因曾经是“恶党”出没之地而闻名。在这里有着东大寺的大庄园，而在对抗中成长起来的“恶党”——地方武士集团，慢慢地演变成了忍者军团。

当时，因为要建造东大寺巨大的七堂伽蓝，所以无论是建造还是修补，都需要大量的木材，而且需求频繁，即使是甲贺也有大量木材被征用。建造所使用的木材，大都是从伊贺黑田周边的山上砍伐运走的，还需



黑田庄百地家墓（名张市）



泽村馆遗迹（伊贺町）

要有人负责制材、运输的任务。所以，不久以后，东大寺开始享有免除杂役的特权（在佛寺、神社从事交通、土木工程等杂役可以被免除年贡）侵占公田，将这些田地庄园化，并因此与拥有邻接庄园的兴福寺产生了对抗。同时，朝廷方面也围绕着土地的界线、河流山岳的拥有权等，一再地与东大寺的特权进行斗争。

时移世易，随着源、平之战爆发，武士集团开始渐渐抬头，各大名的家臣的领地也开始在庄园内出现。这个时候由于豪族大江氏的势力扩大，东大寺开始被迫处于守势。而此刻搅乱东大寺庄园的，就是以大江氏势力为依靠的“恶党”。

他们先是在通往笠间峠途中的黑田坂拦路抢劫，抢夺东大寺的年贡等纳入物，继而又封锁了通往东大寺庄园的道路，在路上设置鹿角，修筑城郭，阻断庄园纳入物的运输。不久后这些行动愈演愈烈，如强抢年贡租税、强行收割稻谷等，同时煽动农民赶走东大寺的工人，杀害神职人员，占领东大寺所属的各处庄园。这种势头一直到南北朝时代都没有衰弱，而

东大寺则依靠足利幕府的力量对他们进行镇压，但“恶党”们却投靠了南朝，并因此得到南朝的支持而继续采取对抗行动。

在长期的战斗中，“恶党”们开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战斗风格，他们与武士的战斗风格有着明显的不同，所使用的武器也不同于武士，所以黑田“恶党”无疑已经具备了伊贺忍者的最基本要素。

另外，他们还将夺取到的年贡在村落里储藏起来，积累财富，所以在不久后又产生了村落守护体制，他们也因此脱去了“恶党”的外衣，开始获得了地方武士的地位。

一、伊贺忍者的崛起：第一代忍者大将楠木正成

在伊贺忍者形成的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被称为“恶党楠兵卫尉”、与镰仓北条政权为敌的名将——楠木正成。

据说楠木正成之父正远是散所之长。散所，是指在权贵之家、佛寺、神社手下从事交通、土木工程等杂役而免除年贡的地方。所以云游艺人、赌徒、妓女等游民也会大量流入其中，而集合了这些下层阶级的“长”就是“恶党”首领。因为有这样的父亲，所以楠木正成也被称为“恶党”。

但楠木正成确实是个忧国之士，因为他奋起帮助后醍醐天皇而被封为左右卫门尉，还把镰仓的大将军引到河内国的赤坂城、千早城与之交战。

楠木正成的打法，是一方面以少数军力在险峻的千早城筑城而守，同时运用打破了武士常识的游击战术。

他会用野伏农民的武装游击队，从城楼上投掷大石击碎敌人的盾牌，再以弓箭射之；或者夺取敌人的旗帜、大幕作为战利品，在敌人的头上挥舞，并且大声嘲笑旗帜和大幕上所染的家纹，同时击杀被激怒后冲上来的敌人将兵；或者制作草人，伪装成士兵而诱骗敌人进前再歼灭之……诸如此类的非常规战斗手段，在他主持的战役中不一而足。

这正是名副其实的“恶党”战术，与忍者的战法不谋而合。在这一点上，楠木正成可以说是在伊贺出现的第一代忍者大将，是一位真正的“忍将”。

楠木正成在战斗中不仅仅运用了野伏等独特的战术手段，还因此与伊



楠木正成肖像

贺的“恶党”联合了起来，由伊贺的“恶党”们负责在近畿要地搜集情报、密谋策划各种地下活动。此外，楠木正成死后，他的儿子正仪出仕位于吉野山的南朝，伊贺“恶党”更是担任了吉野皇宫的警卫之职。

伊贺“恶党”，终于成了名正言顺的武士集团——伊贺忍者，自此登堂入室。

在这一时期，被称为忍者的另一大集团的甲贺忍者，则分裂成两派，分别为北朝、南朝而战，而归属于南朝的那一派，就与伊贺忍者一起担负了南朝皇宫的警卫工作。

二、甲贺忍者的祖师

——仙人“役行者”

如果说伊贺忍者产生是来自“恶党”，那么甲贺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被大多数人接受的，乃是甲贺忍者是由修验道场产生的说法。

甲贺三山的主峰饭道山（滋贺县信乐町），山峰标高六百六十四米，是被称为“近江的大峰山”的山岳信仰灵地，相传其开山者是修验道场的祖师——役行者。

役行者，据说因为他头上有角而被称为“役小角”。他出生在现在的奈

良县，御所市撰写的《日本灵异记》中对他有这样的描写：“生而博学，恒信佛法。每天乘五色祥云在天空中飞翔，与仙人携手游览于永生之界，在遍布鲜花的庭院里休憩，吸取长寿之气。更进住岩窟，着葛衣，食松针，浴清泉，尽去人间之污秽，修炼孔雀王咒经的咒法，得不可思议法力。”他把中国的神仙思想引入了佛教，并创设了山岳宗教。

到了文武天皇时代，因有人进谗言污蔑役行者欲灭天皇，役行者被逮捕，流放到伊豆的一个小岛上。据说在流放地，他白天尊天皇之名在岛上修行，晚上飞到富士山上修炼，三年后获得赦免，得道成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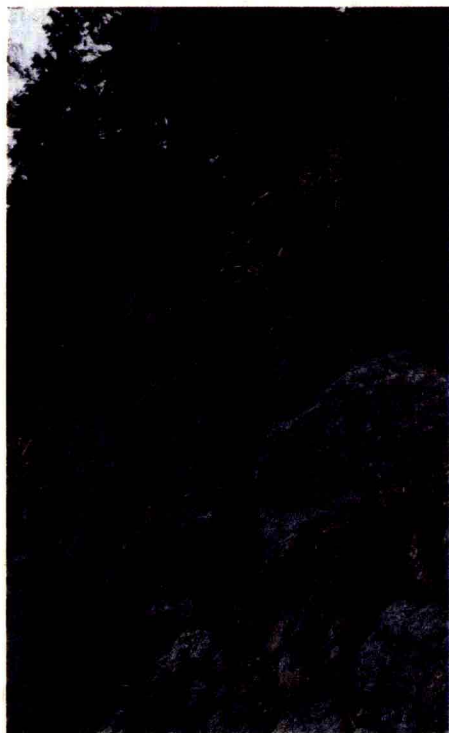
如果真有这样的忍者，那确实是不同凡响，可惜这更像是一个神话传说。

这位传说中修得了更在忍者之上全部忍术的役行者，便是修验者的祖师。

此外，由役行者开山的饭道山周围多产良木。在东大寺的二月堂兴建之时，良弁和尚在饭道山饭道神社的帮助下征调了不少木材。

圣武天皇之所以在饭道山麓兴建紫香药宫，也是因为这里有大量木材可供营造宫室。在这种自然条件下，自然而然地诞生了优秀的林业集团。虽然紫香药宫没多久就被废弃了，但是在当地产生的林业集团，即其后形成甲贺忍者的柚五家，却因此走上了地方武士的道路。

另一方面，饭道山的修验者们以饭道五院的寺院为中心在中世繁荣起来。室町时代初期僧籍人口达五十八人。修验者们住在山麓娶妻生子，浑然一体，落地生根拥有土地，把修验中获得的知识渗透到农村，也走上了地方



役小角石像



被誉为伊贺第一宫的敢国神社里的甲贺三郎祠（三重县上野市）

武士的道路，但他们不是纯粹的武士，把他们归入“恶党”是最恰当的。他们中的多数人以祈祷、卖药为生，在甲贺，这些人被认为是最后形成忍者军团的核心人士。

三、甲贺忍者的崛起

——名闻天下的“钩之阵”

南北朝的内乱，一方面，使得甲贺领域内庄园领主的统治力逐渐削弱；而另一方面，地方武士的势力则开始增长。这些地方武士代庄园收取年贡，并将收来的年贡据为己有，以此为资金发展自己的势力。

地方武士之所以敢私吞年贡，是因为以近江守卫之职居于观音寺城的

佐佐木六角氏在背后给他们撑腰。所以，甲贺的地方武士们成了坚决支持六角氏的武士集团。因此，把愤怒的矛头指向六角氏及其属下各势力集团的，是失去了年贡的比叡山和朝廷大臣等数个势力集团。于是他们开始强烈要求足利幕府对六角氏进行讨伐，最后第九代将军义尚终于亲自披上了红色铠甲出击，于长享元年（1487）在甲贺的钩村（滋贺县栗东市）的安养寺构建宫室，设立了本阵，也就是大本营。这就是所谓的“钩之阵”。

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甲贺的五十三家地方武士们聚集起来，开始对钩之阵发起奇袭。

他们着黑色装束，带着不同于武士们的武器和各种小巧实用的装备，以极其敏捷的动作越过了壕沟和城郭等障碍，随后用火药放出大量烟雾，同时四处纵火烧毁了城郭和城楼，六角氏在这场战役中几乎就是凭借甲贺地方武士们这种非常规游击战法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这一战之后，随着“甲贺武士使用的是忍术”这一说法的不断传播，甲贺忍者的名声开始威震全国。

在这次战斗中，五十三家甲贺武士中，有二十一家因军功卓著而获得了六角氏颁发的奖状。据说，从此甲贺的地方武士对六角氏的忠诚便颠扑不破。因此六角氏所给予的，在他们看来是比金钱更重要的身份和地位。

这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因为此后的甲贺形势显示了很重要的特征，那就是战国时代是一个普遍以下犯上的时期，但是在甲贺却没有以下犯上的现象出现。

从“钩之阵”之后，甲贺五十三家中产生了指导者，但他们却没有自成一国，而是整个甲贺地方武士集团团结共进。之所以产生这种局面，一是因为他们的实力都在伯仲之间，没有绝对可以凌驾于他人之上者；另外兵力和财力都相对平均化，而且分家也不受本家统制，都是各自为政，因此没有构成独立一国势力的必要基础。

在整个甲贺郡，有着将近三百座城池，这些城都是方形居馆，连形状也都几乎一样，绝大多数都坐落在视野良好、可以将周边景物尽收眼底的丘陵顶部，每边都是长约五十米的城郭，外面设有空壕。另外，有些同一血缘的忍者，还会共同建筑一座供逃跑时候落脚用的隐秘山中小城。

各个地方武士之间按血缘关系形成的集合，在那里被叫作“同名中惣”，同时他们还加强了横向联系，组织了名为“甲贺郡中惣”的地方小领主联合体。但这些小领主们并不是一个全员一致的统一联盟，而是一个各自具有一定自主性的联盟。这样的体制客观上形成了适合忍者成长的土壤。所以从此忍者走出了甲贺，开始在各地接洽适合他们完成的工作。

甲贺忍者们也终于走出了甲贺。

四、忍者联盟的形成

——以村民共同体为基础缔结的同盟

让我们把目光再次转回伊贺。

在那里，以“恶党”为核心形成的地方武士集团——伊贺忍者，也已经赶走了实力减弱的守护仁木氏。

伊贺忍者们以族为单位结成团体，各自建构城寨，这样的城寨在伊贺被称为“惣村”。惣村不隶属于任何领主，都是自主管理、自主防卫。伊贺和甲贺一样，也没有出现能从地方武士中脱颖而出、拥有绝对支配能力的个人和集团。他们之间的实力一样不分伯仲，而由这些集团共同制定了一个文字条约，缔结成被称为“伊贺惣国一揆”的地方同盟，这在某种程度上，把伊贺变成了一个独立的联邦制诸侯国。



司马辽太郎以忍者为主 《岛原之乱图屏风》



百地丹波的忍器

人公创作了大量的作品，他在描写忍者的著名小说《枭之城》中写道：因为伊贺靠近京都，所以“权力趋于崩坏的声音也好，权力趋于勃兴的声音也好，仿佛仅隔一重纸墙随时能够听到，而这个国家的地方武士们与此同时还享受着属于自己的生活。因此在他们当中忍者之术得以发达也是很正常的”。

确实，伊贺的地方武士们处于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是不可能不去关心京都的动静的。所以掌握以进行情报搜集、情报加工、游击战、夜袭、暗杀等为目的的忍术，并以专门的手段去培养这种人才的风气产生了。

在当时所谓的忠义主从关系备受重视的武士世界中，他们这些不以忠义为意而靠特殊技能为卖点，并且可以被雇用的忍者集团，就成了最便利的人才资源，因此各大名都很愿意收罗这样一股特殊的势力。

同时，“忍者”这个名词也有了明确的含义。首先，作为一个忍者要遵守四条基本戒条：第一，不准滥用忍术；第二，舍弃一切自尊；第三，即使死也要守口如瓶；第四，绝对不泄露身份。

其次，“忍者”们都具备高强的专门技艺，也就是忍术，同时还具有过人的忍耐力和生存能力。

他们为雇用他们的主君进行秘密活动的策划，或担负护卫、破坏、暗杀、刺探情报等工作，并且大多需要一辈子隐姓埋名过着不见天日的生



德川家康

活，不可以留下片言只语，以免被敌人发现后危害到雇用者或忍者集团。

与此同时，伊贺出现了像百地丹波守、藤林丹波守、服部半藏这样一些优秀的技术指导者和杰出的忍者领袖人物，他们或培养人才，或率领一族，分别组织了各种忍者集团。这些人，通常被称为“上忍”，以区别于一般的忍者。而一般进行具体行动的忍者则被称为“下忍”。在后世，“上忍”的概念又出现了延伸，一些具有忍者特质的领导者，也会被称为“上忍”，譬如具备了超强隐忍能力的德川幕府的开创者德川家康。

五、忍者联盟的消亡

——织田信长与天正伊贺之乱

导致伊贺这个独立忍者联盟崩溃的，正是当时战国最强大的霸者，有着第六天魔王之称的织田信长。

当时织田信长的次子织田信雄成了北畠氏的养子，开始统制伊势。天正六年（1578），信雄修筑原为北畠氏战略副城的丸山城（三重县上野市），并派遣了城将。对此举动抱有强烈危机感的伊贺忍者军团袭击了丸山城，迫使信雄撤退。次年九月，信雄率领八千部队兵分三路，未经信长



松尾芭蕉和曾良

许可就贸然进攻伊贺，结果再次被伊贺的忍者军团击退。经此一战，伊贺忍者们开始认为“信长并不像人们说的那样强大”，所以对织田信长掉以轻心。而另一方面，战国最强大的霸主织田信长，对儿子毫无气概的战法以及织田军的战败非常愤怒，甚至于到了对信雄以“断绝父子之缘”相威胁的地步。

天正九年九月，一代霸主织田信长终于亲自率领大军，杀向总人口只有九万的伊贺。织田军以四万多人的强大兵力，从通往伊贺的全部七个山口全面入侵。

伊贺忍者们平日擅长使用火器，得意于奇袭、夜战和游击战。但由于信长的部队也是大量使用铁炮来压制对手的强火力军团，致使伊贺忍者们无术可施而惨遭蹂躏。信长大军杀进伊贺后毫不留情，老人、妇女、儿童

也一样惨遭杀害，不要说民居，连神社也都被烧成了灰烬。

伊贺，这个忍者们的圣地“隐秘之国”，终于变成了寂寞之地。

在此次战役中，绝大多数伊贺忍者战死，少数幸存下来的也被迫逃离了故国。

但是，在与织田信长大战的天正伊贺之乱中，伊贺的忍者们也绝不是团结一致的。他们之中也有站在信长一边的忍者，另外，甲贺的忍者也给信长带过路。但最后的结果却是，不仅败在信长手下的忍者，连站在信长一边的忍者也因为周围冷漠的目光而无法继续在伊贺住下去，伊贺的忍者终于完全扩散到了全国。

此后，他们便分别供职于各个大名手下。例如信长在“本能寺之变”死去后，领地被信长没收的能登石动山僧兵们，得到越后上杉景胜的援助而起事，当时管辖能登的前田利家就使用了伊贺忍者。

能登是织田信长心腹大将前田利家的辖地。石动山僧兵一起事，利家军立即就集结进攻石动山。当时利家雇用了大约五十人的伊贺忍者，命令他们潜入对方阵营放火烧毁看到的一切建筑物。忍者们在散落于山毛榉林中的堂塔伽蓝放火，利家军则袭击了因伽蓝起火而军心动摇的僧兵，最后获得了胜利。伊贺忍者就经常从事这种从旁协助的工作，或者情报搜集工作。

甲贺忍者并没有和信长直接交战过。当信长把六角氏打出近江后，就在那里建造了安土城。而甲贺忍者们意识到织田信长会让他们的领地安然无恙后，马上就归顺于信长麾下。其实只要自己的利益能够得到保证，上面的人是谁他们是不怎么在意的。所以在德川家康时代，忍者也服务于家康。

伊贺也好甲贺也好，忍者们一直都是随着工作而迁移的。但是不卷入战火，不与强敌对垒的甲贺比较安土重迁。忍者们的生存能力很强，所以即使到了江户时代，他们还负责着将军和各大名之间定期换防的护卫、保密等工作，同时他们还各自拥有不传之法，因此在太平盛世中，他们依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